

中国当代
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
精品书系

少军 主编

第三号鬼脸

余雷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他最喜欢第三号动作，
这一动作是用手往上提起自己的眉毛。
眉毛被提起来之后，
眼睛被迫睁大，
有些怒目而视的意思。

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
获得者童话力作



中国当代
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
精品书系

少军 主编

第三号鬼脸

余雷 著
山东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号鬼脸/余雷著. —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
2016

(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/少军主
编)

ISBN 978-7-5328-9225-9

I. ①第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311825号

中国当代实力派儿童文学作家精品书系

第三号鬼脸

余雷 著

主 管: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 版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(济南市纬一路321号 邮编: 250001)

电 话: (0531) 82092664 传真: (0531) 82092625

网 址: www.sjs.com.cn

发 行 者: 山东教育出版社

印 刷: 济南森众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880mm×1330mm 32开本

印 张: 6.125印张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8-9225-9

定 价: 20.00元

(如印装质量有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(电话: 0531-88167888)

	梦之翼.....	1
	第三号鬼脸.....	9
	风的名字叫后来.....	25
	跳跳鱼的鞋.....	43
	汪汪叫的兔子.....	62
	母鸡哒丽的春天.....	84
	我来给你做花盆.....	99
	移动的蒲公英.....	119
	上学记.....	129
	麻婆豆腐.....	168
	八音麻花.....	179



梦之翼

“起飞！”

云朵堡主短促的命令雷一样在耳边炸响。

云朵绿猛然惊醒，跌跌撞撞地飞了起来。

“云朵绿，收腹！挺胸！”云朵堡主的长鞭呼啸着飞到云朵绿的背上，“加快速度！今天不许再落到最后。”

“是！”

成千上万的云朵在风的推动下浩荡地飞行着，他们的方阵蔚然壮观。云朵飞过的地方，天空被擦拭得锃明瓦亮。

风，终于停了。云朵们缓缓地在原地停下来。

“云朵绿，这几次飞行你都慢了半拍。”云朵堡主的长鞭甩过来，用力一拉，落在最后面的云朵绿便跌坐在云朵方阵前。云朵们都鄙夷地看着他。

“老实告诉我，刚才你是不是在做梦？”云朵堡主的脸阴郁得



能拧出水来。

“是。”云朵绿老实地回答。

“啪！”长鞭狠狠地抽在云朵绿的背上，云朵绿疼得翻滚到一边，又艰难地滚回原来的位置。

云朵堡主的长鞭敲着云朵绿的头：“从成为云朵的那一天开始你就知道，做梦会消耗掉大量体力，无法做一朵正常的云朵。”

云朵绿没吭声，一双翅膀在他的眼前若隐若现。那是一双青色的翅膀，青灰色的羽毛虽然染上了灰尘，但依然能看出原来挺拔的姿态。

“你在听我说话吗？”

云朵绿哆嗦了一下，青色的翅膀从眼前消失了，他小声回答：“在听。”

“记住，做云朵要专心。有风的时候飞行，没有风的时候睡觉。如果你再继续做梦，我就让你……”云朵堡主冷笑一声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烟、消、云、散。”

云朵绿浑身颤抖了一下，他伏下身子，吻了吻云朵堡主长袍的下摆：“堡主，我保证不再做梦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云朵堡主收起长鞭，裹紧长袍走开了。

飞行后的云朵们都疲倦了，他们三三两两地靠在一起睡着了。云朵绿努力睁大眼睛，安静地坐在一边。

“喂，睡吧，要不待会儿飞行的时候你又没力气了。”距离云朵

绿最近的云朵黄轻轻摇了摇他。

“不，我不能睡。”云朵绿疲惫地说，“只要闭上眼睛，我就会接着做梦。我答应过堡主不再做梦。”

“你可以捂住耳朵，云朵只要捂住耳朵睡觉就可以不做梦。”

云朵绿摇摇头：“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梦到的是一双翅膀。我宁可睡不着，也希望我每次睡着时能梦到那双翅膀。那是一双青色的翅膀，每一根羽毛都沐浴过阳光，那么美丽、有力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云朵黄不以为然地说。

云朵绿热切地说：“每一根青色的羽毛都让我心动，我多想拥有那样的羽毛，哪怕一根也好。如果有了翅膀，没有风，我们也能飞起来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云朵黄打断了云朵绿，“云朵就是云朵，即使有了翅膀也不能像鸟儿一样飞。你要是再有这念头，当心，当心堡主让你烟消云散。”

云朵绿沉默了一会儿问：“你做过梦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云朵黄毫不迟疑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云朵绿偷偷笑了，“我听说云朵做梦就像人类的小孩子会尿床一样，自己无法控制。”

“你才尿床呢。”云朵黄犹豫了一下，“我，我也做过几次。”

“告诉我你都梦到些什么。”云朵绿往云朵黄身边靠了靠，云朵黄躲开他，“我忘了。快睡吧，保存体力，说不定马上又要起风了。”

“我不会忘，我想有一双青色的翅膀。”云朵绿的眼神黯淡了，“可惜，我答应堡主不再做梦。我只要睡着，就能看到那双翅膀，翅膀的主人受伤了，他躺在泥泞里……”

“哦，严重吗？”

“好像很严重。我很担心他。”

云朵黄想说什么，但最终摇摇头闭上眼睛，什么也没说。

云朵绿叹了一口气：“最后问一句，你知道吗，起风的时候云朵为什么要飞？”

“我们为什么要飞？”云朵黄睁开了眼睛，“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我相信其他云朵也没有想过。”

“可是，那些青色的羽毛告诉我，他们是信使。他们的飞行是为了完成一个信使的使命。”

“信使的使命？那是什么？”云朵黄没有了睡意。

云朵绿的脸上泛起一层激动的红晕：“这就是我想梦到他们的原因。我宁可在飞行的时候累一些，宁可被堡主的长鞭抽打，我也想知道信使的使命是什么。”

“你知道了吗？”云朵黄急切地问。

云朵绿沮丧地低下头：“不知道。每次梦里见面的时间都很短暂，没说几句话就被堡主叫醒了。”

云朵黄不再说话，他闭上了眼睛。但不一会儿他睁开眼，抬起头四处看了看。除了云朵绿，周围的云朵们还在沉睡。云朵黄迟疑

了一下：“或者，我不睡觉，替你守着。你，做梦吧。”

“我答应过堡主，不再做梦。”云朵绿无奈地说。

“可是，你的那个梦让我无法睡着。”云朵黄搂住云朵绿低声说，“求你了，你就梦一点点好不好？弄清楚信使的使命是什么就醒过来。你难道不为你的朋友担心吗？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相信我！”

“那，好吧。”云朵绿迫不及待地闭上了眼睛。

一阵浓密的雾气后，那双青色的翅膀显得越发无力了。看到云朵绿时，翅膀上的一支羽毛动了动。

“请告诉我，信使的使命是什么？”云朵绿轻声问。

“完成一个承诺。”青色



的翅膀用力抬了抬，“可是，我受伤了，那个承诺我无法完成。”

“我可以帮你吗？”云朵绿关切地问。

青色的翅膀递过一根羽毛：“我承诺把这封信送到大海边，你能帮我送到吗？”

云朵绿为难地摇摇头：“我不能确定，我不知道下一阵风会吹向哪里。”

“总会有一阵风吹向大海。”青色的翅膀疲倦地说，“只要你有这个愿望，就一定会到达那里。”

“好吧……”云朵绿刚接过羽毛，一阵剧烈的晃动让他苏醒过来。

“快！起飞了！”云朵黄推着云朵绿向前飞去。

这是一阵狂乱的风，云朵们的飞行异常艰难。有几次，云朵绿险些翻滚下去，幸亏云朵黄及时抓住了他。

风终于停了。

云朵堡主的长鞭一卷，云朵绿被拉到了云朵方阵前。堡主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云朵绿，你果然很听话。这一次你飞得很好，我要嘉奖你。”

“不！”云朵绿喊道，“我没有遵守承诺，我做梦了。”

云朵堡主又惊又怒地问：“为什么，难道你不怕烟消云散吗？”

“堡主，如果要惩罚就惩罚我吧，是我让他做梦的。”云朵黄拦在云朵绿前面，“是我想知道信使的使命。”

“信使的使命是完成一个承诺。我打破了对堡主的承诺。我应

该接受惩罚。”云朵绿坦然地举起手里的一支羽毛，“在烟消云散之前，我希望堡主能让我飞到大海边，完成对信使的承诺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云朵黄扑了过来。

所有的云朵一起跪下：“堡主，请原谅他们吧。”

云朵堡主高高举起长鞭，迟疑了一下，轻轻落下：“希望你们记得你们该得的教训，我们大家都记得。”

长鞭挥舞处，两只青色的鸟腾空而起，他们在云朵的上空盘旋了一周，向着黛色的天边飞去。





第三号鬼脸

在呼啦的眼里，夜是从海面上升起的。

夕阳下的海平静、安详，轻轻荡漾的水面反射出细碎的光亮。这样的光亮让沉睡了一天的呼啦渐渐清醒过来，他睁大眼睛，看着夜的黑从海面上缓缓升起。

起初是一点点，继而是哗啦啦一大片，最后，无边的黑笼罩了整个世界。

当眼前的一切只有混沌的黑暗时，呼啦起身了。

呼啦是一阵风，一阵瘦弱的风，没有伙伴也没有朋友。白天，他沉睡在海面上，有月光的夜晚他蜷缩在礁石后面，只有在完全黑暗的夜色里呼啦才愿意飞行。

白天的海面上有无数的风。他们很少成群结队，总是独自匆匆地穿行。那些爱论辩的风们穿着宽大的灰色袍子，披着水墨色的披肩，呼啸着从呼啦的头上掠过。他们急匆匆地从一个论坛赶往另一



个论坛，刚站住脚就开始大声发表自己的意见。他们的言辞是如此有力，能够撼动几百年的大树，能够让池塘里的水激荡咆哮。他们总是很匆忙，来不及等对方回应，早已走在去下一个论坛的路上。

呼啦曾经想要成为一阵这样的风。有一次，他拉住一件灰色袍子的衣角，轻声问：“我，我，想跟你学，学辩论……”

灰袍子的主人用力一拽，呼啦手里的衣角便划过他的手掌，在空中优雅地顿住了。

“哼，我为什么要教你辩论？你有什么资格学辩论？你以为辩论可以轻易学会？你知道我为辩论花费了多少年的时间？我为了更好地掌握辩论的技巧每天只睡三分钟。我每天都在想如何让自己的辩论更加强大，强大到只要我到场，不用开口对方就甘拜下风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……”

呼啦的脸红了，他趁灰袍子的主人昂头念诗的时候，悄悄地溜走了。



呼啦还想过要做一阵有着强大臂力的风。这些风很少出门，可是他们一旦出门，双手轻轻一推，海面就会掀起惊涛巨浪，手指轻轻一戳，坚硬的山崖便会被掏出一个大洞。

可是，那些健壮的风每次从瘦弱的呼啦身边经过时，总嫌弃他挡路，隔着老远就把他推开。呼啦连跟他们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，更不用说能跟他们拜师学艺。

或许，这辈子我什么也学不会。呼啦伤心了很多天。从此，他只在黑夜飞行。黑暗中，即使遇上那些忙着去论辩的风，那些有着强大臂力的风，他们也看不到他，呼啦自然也就不需要接受他们不屑的表情。

呼啦喜欢在黑暗的海岸上慢慢飞行。有时候，衣摆下有沙土被卷起来，沙粒在他的赤脚上轻轻摩擦着。有时候，细柔的草丝从脚底划过，有一两根缠在他的脚趾上，不久又滑落下去。只有在这个时候，呼啦会忘记自己什么也不会。

半夜的时候，呼啦来到一个凹谷，他在这里稍作停留，然后再飞回海面。

凹谷是呼啦在一个大雨的夜里发现的。他把这里叫做凹谷，是因为用他少得可怜的经验可以判断出，这个地方三面被石壁围住，只有一个口能出入，雨水却进不去。

那天，呼啦忘了带雨衣，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湿了他的全身，湿衣服裹住他的手脚，让他飞得跌跌撞撞。仓促中，他一头闯入了那

个进口。令呼啦惊喜的是这里居然没有雨，也没有其他的风。于是，他从容地抖落身上的雨滴，喘息着坐下来。

雨还在下，有几阵风嬉闹着从外面经过，一些雨滴被他们卷进了凹谷。呼啦担心这些风会进来，连忙往后缩了缩身子。还好他们只是嬉闹了一阵，就盘旋着离开了。外面恢复平静后，呼啦站起身转了几个圈儿，他大概知道了凹谷的大小，从进口处开始，向前走三步，向左走四步，向右走两步就会撞到石壁。呼啦小心地停留在凹谷的中央。

凹谷里的黑令呼啦感到安全。他突然有了一个奇异的想法，他伸出手拉扯自己的脸，一会儿把下巴拉长，一会儿把两只耳朵拉向脑后。想象着自己的脸被拉变形后怪异的样子，呼啦开始咯咯地笑。

呼啦的笑声撞击在凹谷的石壁上，发出洪亮的回声。这声音让呼啦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重要的论辩，他笑得更大声了。他想象着，自己站在一个高高的论坛上，面对他的对手把脸扯出不同的形状，然后放声大笑。他不用说话，变形的脸和笑声让对方落荒而逃。呼啦挥舞着双臂，兴奋地一次次跃起，虽然每一次都重重地撞在石壁上，但他毫不在乎。呼啦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。

呼啦开始渴望每个夜晚没有月光，让他能顺利地飞行到这里来，然后进行这个有意思的游戏。现在，白天和有月光的夜晚呼啦不再无聊，他可以用来回味在凹谷经历的夜晚，可以想象用什么方式拉扯自己的脸。回味让他得到满足，想象则让他充满了活力。

呼啦拉扯脸的动作目前已经有五种了，他为自己的每一种动作设定了一个编号：一号，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五号。他最喜欢第三号动作，这一动作是用手往上提起自己的眉毛。眉毛被提起来之后，眼睛被迫睁大，有些怒目而视的意思。呼啦想象着自己用这副模样看着论辩者，或许，对方会被威慑到，吓得屁滚尿流吧。每次想到这里，呼啦就禁不住大笑起来。

又是一个大雨的夜晚，呼啦冒着雨起飞了。整个白天他都在等待，他有些急不可耐地要到凹谷去，试一试自己想到的新动作。

转过海岸边的红树林，前面就是凹谷了。透过雨雾，呼啦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，那气味正是从凹谷中传来的。这是一股陌生的气味，呼啦莫名地有些害怕。

黑暗中，除了那股特殊的气味，凹谷似乎没有什么变化。呼啦小心地钻了进去，但他马上尖叫着迅速退了回来。

凹谷的地上有东西！

那股特殊的气味就是地上的东西散发出来的！

呼啦慌乱地躲藏在一块岩石下，犹豫着自己应该马上逃走还是留下来。

“咔嚓！”

一声轻响后，一束火苗在黑的夜里亮了起来。

这是一束水滴一样圆润的火苗，它躺在一个有手柄的玻璃盒子里。此刻，橘黄色的火苗慵懒地轻轻晃动着。呼啦觉得，它似乎对